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八十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

堪羨當年李謫仙，吟詩斗酒有連篇。
書草和番威遠塞，詞歌傾國媚新弦。
莫言才子風流盡，明月長懸彩石邊。

話說唐玄宗皇帝朝，有個才子，姓李名白，字太白，乃西涼武昭興聖皇帝李暹九世孫，西川綿州人也。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。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，所以名字俱用之。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，骨格清奇，有飄然出世之表。□歲時，便精通書史，出口成章，人都誇他錦心繡口。又說他是神仙降生，以此又呼為李謫仙。有杜工部贈詩為證：

昔年有狂客，號爾謫仙人。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
聲名從此大，汨沒一朝伸。文彩承殊渥，流傳必絕倫。

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，一生好酒，不求仕進，志欲遨遊四海，看盡天下名山，嘗遍天下美酒。先登峨眉，次居雲夢，復隱於徂徠山竹溪，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酣飲，號為「竹溪六逸」。有人說：「湖州烏程酒其佳。」白不遠千里而往，到酒肆中，開懷暢飲，旁若無人。時有迦葉司馬經過，聞白狂歌之聲，遣從者問其何人，白隨口答詩四句：

青蓮居士謫仙人，酒肆逃名三□春。
湖州司馬何須問，金粟如來是後身。

迦葉司馬大驚，問道：「莫非蜀中李謫仙麼？聞名久矣。」遂請相見，留飲□日，厚有所贈。臨別問道：「以青蓮高才，取青紫如拾芥，何不游長安應舉？」李白道：「目今朝政紊亂，公道全無，請托者登高第，納賄者獲科名。非此二者，雖有孔、孟之賢，晁、董之才，無由自達。白所以流連詩酒，免受官試官之氣耳。」迦葉司馬道：「雖則如此，足下誰人不知？一到長安，必有人薦拔。」李白從其言，乃游長安。

一日，到紫極宮遊玩，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。通姓道名，彼此相慕，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，解下金貂當酒同飲。至夜不捨，遂留李白於家中下榻，結為兄弟。次日，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，每日談詩飲酒，賓主甚是相得。時光荏苒，不覺試期已迫，賀內翰道：「今春南省試官，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，監視官乃太尉高力士，二人都是愛財之人。賢弟卻無金銀買囑他，便有冲天學問，見不得聖天子。此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，下官寫一封札子去，預選囑托，或者看薄面一二。」李白雖則才大氣高，遇了這等時勢，況且內翰高情，不好違阻。賀內翰寫了東貼，投與楊太師、高力士。二人拆開看了，冷笑道：「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，卻寫封空書在我這裡討白人情。到那日專記：如有李白名字卷子，不問好歹，即時批落。」時值三月三日，大開南省，會天下才人，盡呈卷子。

李白才思有餘，一筆揮就，第一個交卷。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，也不看文字，亂筆塗抹道：「這樣書生，只好與我磨墨。」高力士道：「磨墨也不中，只好與我著襪脫靴。」喝令將李白推搶出去。正是：

不願文章中天下，只願文章中試官。

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，怨氣冲天，回至內翰宅中，立誓：「久後吾若得志，定教楊國忠磨墨，高力士與我脫靴，方才滿願。」

賀內翰勸白：「且休煩惱，權在舍下安歇，待三年再開試場，別換試官，必然登第。」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。日往月來，不覺一載。

忽一日，有番使齎國書到。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，在館驛安下。次日，閤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。玄宗敕宣翰林學士拆開番書，全然不識一字，拜伏金階，啟奏：

「此書皆是鳥獸之跡，臣等學識淺短，不識一字。」天子聞奏，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。楊國忠開看，雙目如盲，亦不曉得。天子宣問滿朝文武，並無一人曉得，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。龍顏大怒，喝罵朝臣：「枉有許多文武，並無一個飽學之士，與朕分憂。此書識不得，將何回答，發落番使？卻被番邦笑恥，欺侮南朝，必動干戈，來侵邊界，如之奈何！敕限三日，若無人識此番書，一概停俸；六日無人，一概停職；

九日無人，一概問罪。別選賢良，共扶社稷。」聖旨一出，諸官默默無言，再無一個敢奏。天子轉添煩惱。

賀內翰朝散回家，將此事述於李白。白微微冷笑：「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為官，不得與天子分憂。」賀內翰大驚道：

「想必賢弟博學多能，辨識番書，下官當駕前保奏。」次日，賀知章入朝，越班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：臣家有一秀才，姓李名白，博學多能。要辨番書，非此人不可。」天子准奏，即遣使命齎詔，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。李白告天使道：「臣乃遠方布衣，無才無識。今朝中有許多官僚，都是飽學之儒，何必問及草莽？臣不敢奉詔，恐得罪於朝貴。」說這句「恐得罪於朝貴」，隱隱刺著楊、高二。使命回奏，天子便問賀知章：「李白不肯奉詔，其意云何？」知章奏道：「臣知李白文章蓋世，學問驚人。只為去年試場中，被試官屈批了卷子，羞搶出門，今日教他白衣入朝，有愧於心。乞陛下賜以恩典，遣一位大臣再往，必然奉詔。」玄宗道：「依卿所奏。欽賜李白進士及第，著紫袍金帶，紗帽象簡見駕。就煩卿自往迎取，卿不可辭！」

賀知章領旨回家，請李白開讀，備述天子惓惓求賢之意。李白穿了御賜袍服，望闕拜謝，遂騎馬隨賀內翰入朝。

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。李白至金階拜舞，山呼謝恩，躬自而立。天子一見李白，如貧得寶，如暗得燈，如饑得食，如旱得雲，開金口，動玉音，道：「今有番國齎書，無人能曉，特宣卿至，為朕分憂。」白躬身奏道：「臣因學淺，被太師批卷不中，高太尉將臣推搶出門。今有番書，何不令試官回答？」

卻乃久滯番官在此！臣是批黜秀才，不能稱試官之意，怎能稱皇上之意？」天子道：「朕自知卿，卿其勿辭！」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。李白看了一遍，微微冷笑，對御座前將唐音譯出，宣讀如流。番書云：

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：自你占瞭高麗，與俺國逼近，邊兵屢屢侵犯吾界，想出自官家之意。俺如今不可耐者，差官來講，可將高麗一百七□六城，讓與俺國。俺有好物事相送：太白山之菟，南海之昆布，柵城之鼓，扶餘之鹿，■頡之豕，率賓之馬，沃州之綿，濤沱河之鯽，九都之李，樂游之梨：你官家都有分。若還不肯，俺起兵來廝殺，且看那家勝敗！

眾官聽得讀罷番書，不覺失驚，面面相覷，盡稱「難得」。天子聽了番書，龍顏不悅。沉吟良久，方問兩班文武：

「今被番家要興兵搶占高麗，有何策可以應敵？」兩班文武，如泥塑木雕，無人敢應。賀知章啟奏道：「自太宗皇帝三征高麗，不知殺了多少生靈，不能取勝，府庫為之虛耗。天幸蓋蘇文死了，其子男生兄弟爭權，為我嚮導。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、薛仁貴統百萬雄兵，大小百戰，方才殄滅。今承平日久，無將無兵，倘干戈復動，難保必勝。兵連禍結，不知何時而止？願吾皇聖鑒！」

天子道：「似此如何回答他？」知章道：「陛下試問李白，必然善於辭命。」天子乃召白問之。李白奏道：

「臣啟陛下：此事不勞聖慮，來日宣番使入朝，臣當面回答番書，與他一般字跡。書中言語，羞辱番家，須要番國可毒拱手來降。」天子問：「可毒何人也？」李白奏道：「渤海風俗，稱其王曰可毒。猶回紇稱可汗，吐番稱贊普，六詔稱詔，訶陵稱悉莫威，各從其俗。」天子見其應對不窮，聖心大悅，即日拜為翰林學士。遂設宴於金鑾殿，宮商迭奏，琴瑟喧闐，嬪妃進酒，采女傳杯。御音傳示：「李卿可開懷暢飲，休拘禮法。」

李白儘量而飲，不覺酒濃身軟。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升殿。

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

李白宿醒猶未醒，內官催進朝。百官朝見已畢，天子召李白上殿，見其面尚帶酒容，兩眼兀自有朦朧之意。天子吩咐內侍，教御廚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。須臾，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。天子見羹氣太熱，御手取牙箸調之良久，賜與李學士。李白跪而食之，頓覺爽快。是時，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，且驚且喜：驚者怪其破格，喜者喜得人。惟楊國忠、高力士愀然有不樂之色。

聖旨宣番使入朝，番使山呼。見聖已畢，李白紫衣紗帽，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，手捧番書立於左側柱下，朗聲而讀，一字無差，番使大駭。李白道：「小邦失禮，聖上洪度如天，置而不較；有詔批答，汝宜靜聽！」番官戰戰兢兢，跪於階下。

天子命設七寶牀於御座之旁，取於闐白玉硯、象管兔毫筆、獨草龍香墨、五色金花箋，排列停當。賜李白近御榻前，坐錦墩草詔。李白奏道：「臣靴不淨，有污前席，望皇上寬恩，賜臣脫靴結襪而登。」天子准奏，命一小內侍：「與李學士脫靴。」

李白又奏道：「臣有一言，乞陛下赦臣狂妄，臣方敢奏。」天子道：「任卿失言，朕亦不罪。」李白奏道：「臣前入試春闈，被楊太師批落，高太尉趕逐，今日見二人押班，臣之神氣不旺。乞玉音吩咐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，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：

臣意氣始得自豪。舉筆草詔，口代天言，方可不辱君命。」天子用人之際，恐拂其意，只得傳旨，教楊國忠捧硯，高力士脫靴。二人心裡暗暗自揣：「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：『這樣書生，只好與我磨墨脫靴。』今日侍了天子一時寵幸，就來還話，報復前仇。」出於無奈，不敢違背聖旨，正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常言道：

冤家不可結，結了無休歇。

侮人還自侮，說人還自說。

李白此時昂昂得意，屣襪登褥，坐於錦墩。楊國忠磨得墨濃，捧硯侍立。論來爵位不同，怎麼李學士坐了，楊太師倒侍立？因李白口代天言，天子寵以殊禮。楊太師奉旨磨墨，不曾賜坐，只得侍立。李白左手將須一拂，右手舉起中山兔穎，向五花箋上，手不停揮，須臾草就「嚇蠻書」，字畫齊整，並無差落，獻於龍案之上。天子看了大驚，都是照樣番書，一字不識。傳與百官看了，各各駭然。天子命李白誦之，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：

大唐開元皇帝，詔諭渤海可毒：自昔石卵不敵，蛇龍不鬥。本朝應運開天，撫有四海，將勇卒精，甲堅兵銳。頡利背盟而被擒，贊普鑄鵠而納誓。新羅奏鐵錦之頌，天竺致能言之鳥。波斯獻捕鼠之蛇，拂菻進曳馬之狗。白鸚鵡來自訶陵，夜光珠貢於林邑。

骨利乾有名馬之納，泥婆羅有良酢之獻。無非畏威懷德，買靜求安。高麗拒命，天討再加，傳世九百，一朝殄滅：豈非逆天之咎徵，衝天之明鑒與！況爾海外小邦，高麗附國，比之中國，不過一郡，土馬芻糧，萬分不及。若螳怒是逞，鵝驕不遜，天兵一下，千里流血，君同頡利之俘，國為高麗之續。方今聖度汪洋，怒爾狂悖，急宜悔禍，勤修歲事；毋取誅僂，為四夷笑。爾其三思哉！故諭。

天子聞之大喜，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，然後用寶入函。李白仍叫高太尉著靴，方才下殿，喚番官聽詔。李白重讀一遍，讀得聲韻鏗鏘。番使不敢則聲，面如土色，不免山呼拜舞辭朝。賀內翰送出都門，番官私問道：「適才讀詔者何人？」內翰道：「姓李名白，官拜翰林學士。」番使道：「多大的官？使太師捧硯，太尉脫靴！」內翰道：「太師大臣，太尉親臣，不過人間之極貴。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，贊助天朝，更有何人可及？」番使點頭而別，歸至本國，與國王述之。國王看了國書，大驚，與國人商議：「天朝有神仙贊助，如何敵得！」

寫了降表，願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。此是後話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天子深敬李白，欲重加官職。李白啟奏：「臣不願受職，願得逍遙散誕，供奉御前，如漢東方朔故事。」

天子道：「卿既不受職，朕所有黃金白璧，奇珍異寶，惟卿所好。」李白奏道：「臣亦不願受金玉，願得從陛下游幸，日飲美酒三千觴，足矣！」天子知李白清高，不忍相強。從此時時賜宴，留宿於金鑾殿中，訪以政事，恩幸日隆。

一日，李白乘馬游長安街，忽聽得鑼鼓齊鳴，見一簇刀斧手，擁著一輛囚車行來。白停驂問之，乃是並州解到失機將官，今押赴東市處斬。那囚車中，囚著個美丈夫，生得甚是英偉。叩其姓名，聲如洪鐘，答道：「姓郭，名子儀。」李白相他容貌非凡，他日必為國家柱石，遂喝住刀斧手：「待我親往駕前保奏。」眾人知是李謫仙學士，御手調羹的，誰敢不依。李白當時回馬，直叩宮門，求見天子，討了一道赦敕，親往東市開讀，打開囚車，放出子儀，許他帶罪立功。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，異日銜環結草，不敢忘報。此事閣過不提。

是時，宮中最重木芍藥，是揚州貢來的。——如今叫做牡丹花，唐時謂之木芍藥。——宮中種得四本，開出四樣顏色。那四樣？

大紅，深紫，淺紅，通白。

玄宗天子移植於沉香亭前，與楊貴妃娘娘賞玩，詔梨園子弟奏樂。天子道：「對妃子，賞名花，新花安用舊曲？」遽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。有內侍說道：「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。」龜年不往九街，不走三市，一逕尋到長安市去。

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，有人歌云：

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天然。

但得酒中趣，勿為醒者傳。

李龜年道：「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？」大踏步上樓梯來，只見李白獨佔一個小小座頭，桌上花瓶內供一枝碧桃花，獨自對花而酌，已吃得酩酊大醉，手執巨觥，兀自不放。龜年上前道：「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，快去！」眾酒客聞得有聖旨，一時驚駭，都站起來觀看。李白全然不理，張開醉眼，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，道是：

我醉欲眠君且去。

念了這句詩，就瞑然欲睡。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，向樓窗往下一招，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，不由分說，手忙腳亂，抬李學士到於門前，上了玉花驄。眾人左扶右持，龜年策馬在後相隨，直跑到五鳳樓前。天子又遣內侍來催促了，敕賜「走馬入宮」。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，同內侍幫扶，直至後宮，過了興慶池，來到沉香亭。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，兀自未醒，命內侍鋪紫氍毹於亭側，扶白下馬少臥，親往省視。見白口流涎沫，天子親以龍袖拭之。貴妃奏道：「妾聞冷水沃面，可以解醒。」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，使宮女含而噴之。白夢中驚醒，見御駕大驚，俯伏道：「臣該萬死！臣乃酒中之仙，幸陛下恕臣。」天子御手攙起道：「今日同妃子賞名花，不可無新詞，所以召卿，可作《清平調》三章。」李龜年取金花箋授白。白帶醉一揮，立成三首。其一曰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

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下逢。

其二曰：

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
借問漢宮誰得似？可憐飛燕倚新妝。

其三曰：

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

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欄杆。

天子覽詞，稱美不已：「似此天才，豈不壓倒翰林院許多學士。」即命龜年按調而歌，梨園眾子弟絲竹並進，天子自吹玉笛以

和之。歌畢，貴妃斂繡巾，再拜稱謝，天子道：「莫謝朕，可謝學士也。」貴妃持玻璃七寶杯，親酌西涼葡萄酒，命宮女賜李學士飲。天子敕賜李白遍遊內苑，令內侍以美酒隨後，恣其酣飲。自是宮中內宴，李白每每被召，連貴妃亦愛而重之。

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，無可奈何。一日，貴妃重吟前所制《清平調》三首，倚欄歎羨。高力士見四下無人，乘間奏道：「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，怨入骨髓，何反拳拳如是？」

貴妃道：「有何可怨？」力士奏道：「『可憐飛燕倚新妝』。那飛燕姓趙，乃西漢成帝之後，則今畫圖中畫著一個武士，手托金盤，盤中有一女子，舉袖而舞，那個便是趙飛燕。生得腰肢細軟，行步輕盈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，成帝寵幸無比。

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，匿於複壁之中。成帝入宮，聞壁衣內有人咳嗽聲，搜得赤鳳殺之。欲廢趙後，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，遂終身不入正宮。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娘，此乃謗毀之語，娘娘何不熟思？」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為養子，出入宮禁，與之私通，滿宮皆知，只瞞得玄宗一人。高力士說飛燕一事，正刺其心。貴妃於是心下懷恨，每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，無人臣之禮。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，遂不召他內宴，亦不留宿殿中。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，天子有疏遠之意，屢次告辭求去，天子不允。乃益縱酒自廢，與賀知章、李適之、汝陽王璣、崔宗之、蘇晉、張旭、焦遂為酒友，時人呼為「飲中八仙」。

卻說玄宗天子心下實是愛重李白，只為宮中不甚相得，所以疏了些兒，見李白屢次乞歸，無心戀闕，乃向李白道：「卿雅志高蹈，許卿暫還，不日再來相召。但卿有大功於朕，豈可白手還山？卿有所需，朕當一一給與。」李白奏道：「臣一無所需，但得杖頭有錢，日沽一醉足矣。」天子乃賜金牌一面，牌上御書：「敕賜李白為天下無憂學士，逍遙落托秀才。逢坊吃酒，遇庫支錢，府給千貫，縣給五百貫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，有失敬者，以違詔論。」又賜黃金千兩，錦袍玉帶，金鞍龍馬，從者二口人。白叩頭謝恩。天子又賜金花二朵，御酒三杯，於駕前上馬出朝。百官俱給假，攜酒送行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，樽壘不絕；只有楊太師、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送。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，直送至百里之外，流連三日而別。李白集中有《還山別金門知己》詩，略云：

恭承丹鳳詔，欸起煙蘿中。一朝去金馬，飄落成飛蓬。

閒來東武吟，曲盡情未終。書此謝知己，扁舟尋釣翁。李白錦衣紗帽，上馬登程，一路只稱錦衣公子，果然逢坊飲酒，遇庫支錢。不一日，回至綿州，與許氏夫人相見。官府聞李學士回家，都來拜賀，無日不醉。

日往月來，不覺半載。一日白對許氏說，要出外遊玩山水。打扮做秀才模樣，身邊藏了御賜金牌，帶一個小僕，騎一健驢，任意而行。府縣酒資，照牌供給。忽一日行到華陰界上，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。李白生計，要去治他，來到縣前，令小僕退去，獨自倒騎著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。

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，觀見了，連聲：「可惡，可惡！怎敢調戲父母官！」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廳前取問。李白微微詐醉，連問不答。知縣令獄卒押入牢中：「待他酒醒，著他好生供狀，來日決斷。」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，見了獄官，掀髯長笑。獄官道：「想此人是瘋癲的？」李白道：「也不瘋，也不癲。」獄官道：「既不瘋癲，好生供狀。你是何人？為何到此騎驢，搗突縣主？」李白道：「要我供狀，取紙筆來。」獄卒將紙筆置於案上，李白扯獄官在一邊，說道：「讓開一步，待我寫。」獄官笑道：「且看這瘋漢寫出甚麼來。」李白寫道：

供狀綿州人，姓李單名白。弱冠廣文章，揮毫神鬼泣。長安列八仙，竹溪稱六逸。曾草嚇蠻書，聲名播絕域。玉輦每趨陪，金鑾為寢室。啜羹御手調，流涎御袍拭。高太尉脫靴，楊太師磨墨。天子殿前尚容吾乘馬行，華陰縣裡不許我騎驢入！請驗金牌，便知來歷。

寫畢，遞與獄官看了。獄官嚇得魂驚魄散，低頭下拜，道：

「學士老爺，可憐小人蒙官發遣，身不由己，萬望海涵赦罪！」

李白道：「不干你事，只要你對知縣說：我奉金牌聖旨而來，所得何罪，拘我在此？」獄官拜謝了，即忙將供狀呈與知縣，並述有金牌聖旨。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，無孔可鑽；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，叩頭哀告道：「小官有眼不識泰山，一時冒犯，乞賜憐憫！」在職諸官，聞知此事，都來拜求，請學士到廳上正面坐下。眾官庭參已畢，李白取出金牌與眾官看：「牌上寫道：『學士所到，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者，以違詔論。』汝等當得何罪？」眾官看罷聖旨，一齊低頭禮拜：

「我等都該萬死！」李白見眾官苦苦哀求，笑道：「你等受國家爵祿，如何又去貪財害民？如若改過前非，方免汝罪。」眾官聽說，人人拱手，個個遵依，不敢再犯，就在廳上大排筵宴，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。自是知縣洗心滌慮，遂為良牧。此事聞於他郡，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，觀風考政；無不化貪為廉，化殘為善。

李白遍歷趙、魏、燕、晉、齊、梁、吳、楚，無不流連山水，極詩酒之趣。後因安祿山反叛，明皇車駕幸蜀，誅國忠於軍中，縊貴妃於佛寺，白避亂隱於廬山。永王璘時為東南節度使，陰有乘機自立之志。聞白大才，強逼下山，欲授偽職。李白不從，拘留於幕府。未幾，肅宗即位於靈武，拜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克復兩京。有人告永王璘謀叛，肅宗即遣子儀移兵討之。永王兵敗，李白方得脫身，逃至浔陽江口，被守江把總擒拿，把做叛黨，解到郭元帥軍前。子儀見是李學士，即喝退軍士，親解其縛，置於上位，納頭便拜道：「昔日長安東市，若非恩人相救，焉有今日？」即命治酒壓驚，連夜修本奏上天子，為李白辨冤，且追敘其嚇蠻書之功，薦其才可以大用；此乃施恩而得報也。正是：

兩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時楊國忠已死，高力士亦遠貶他方；玄宗皇帝自蜀還歸，為太上皇，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。肅宗乃征白為左拾遺。白歎宦海沉迷，不得逍遙自在，辭而不受。別了郭子儀，遂泛舟游洞庭岳陽，再過金陵，泊舟於彩石江邊。是夜月明如畫，李白在江頭暢飲，忽聞天際樂聲嘹亮，漸近舟次，舟人都不聞，只有李白聽得。忽然江中風浪大作，有鯨魚數丈，奮鬣而起，仙童二人，手持旌節，到李白面前，口稱：「上帝奉迎星主還位。」舟人都驚倒。須臾甦醒，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，音樂前導，騰空而去。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，陽冰具表奏聞。天子敕建李謫仙祠於彩石山上，春秋二祭。

到宋太平興國年間，有書生於月夜渡彩石江，見錦帆西來，船頭上有白牌一面，寫「詩伯」二字。書生遂朗吟二句道：

誰人江上稱「詩伯」？錦繡文章借一觀。

舟中有人和云：

夜靜不堪題絕句，恐驚星斗落江寒。

書生大驚，正欲傍舟相訪，那船泊於彩石之下，舟中人紫衣紗帽，飄然若仙，逕投李謫仙祠中。書生隨後求之祠中，並無人跡，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。至今人稱「酒仙」、「詩伯」，皆推李白為第一云。

嚇蠻書草見天才，天子調羹親賜來。

一自騎鯨天上去，江流彩石有餘哀。